

●序

自昔赏鉴之家，留神绘事者多矣，著之传记，何止一书。独唐张彦远总括画人姓名，品而第之，自轩辕时史皇而下，至唐会昌元年而止，著为《历代名画记》。本朝郭若虚作《图画见闻志》，又自会昌元年至神宗皇帝熙宁七年。名人艺术，亦复编次。两书既出，他书为赘矣。予虽生承平时，自少归蜀，见故家名胜。避难于蜀者十五六，古轴旧图，不期而聚。而又先世所藏，殊尤绝异之品。散在一门，往往得免焚劫，犹得披寻。故性情所嗜，心目所寄，出于精深，不能移夺。每念熙宁而后，游心兹艺者甚众，迨今九十四春秋矣，无复好事者为之纪述。于是稽之方册，益以见闻，参诸自得，自若虚所止之年，逮乾道之三祀，上而王侯，下而工技，凡二百一十九人，或在或亡，悉数毕见。又列所见人家奇迹，爱而不能忘者，为“铭心绝品”，及凡绘事可传可载者，裒成此书，分为十卷，目为《画继》。若虚虽不加品第，而其论气韵生动，以为非师可传，多是轩冕才贤，岩穴上士，高雅之情之所寄也。人品既已高矣，气韵不得不高；气韵既已高矣，生动不得不至。不尔，虽竭巧思，止同众工之事，虽曰画而非画。嗟夫！自昔妙悟精能，取重于世者，必愷之、探微、摩诘、道子等辈。彼庸工俗隶，车载斗量，何敢望其青云后尘耶？或谓若虚之论为太过，吾不信也。故今于类，特立轩冕、岩穴二门，以寓微意焉。鉴裁明当者，须一肯首。是年闰旦，华国邓椿公寿序。

●卷一圣艺

○徽宗皇帝

徽宗皇帝，天纵将圣，艺极于神。即位未几，因公宰奉清闲之宴，顾谓之曰：“朕万几余暇，别无他好，惟好画耳。”故秘府之藏，充刃填溢，百倍先朝。又取古今名人所画，上自曹弗兴，下至黄居き，集为一百秩，列十四门，总一千五百件，名之曰《宣和睿览集》。盖前世图籍，未有如是之盛者也。于是圣鉴周悉，笔墨天成，妙体众形，兼备六法。独于翎毛，尤为注意。多以生漆点睛，隐然豆许，高出纸素，几欲活动，众史莫能也。政和初，尝写仙禽之形，凡二十，题曰《筠庄纵鹤图》。或戏上林，或饮太液。翔凤跃龙之形，警露舞风之态，引吭唳天，以极其思；刷羽清泉，以致其洁。并立而不争，独行而不倚，闲暇之格，清迥之姿，寓于缣素之上。各极其妙，而莫有同者焉。已而又制《奇峰散绮图》，意匠天成，工夺造化，妙外之趣，咫尺千里。其晴峦叠秀，则阆风群玉也；明霞纾彩，则天汉银潢也；飞观倚空，则仙人楼居也。至于祥光瑞气，浮动于缥缈之间，使览之者欲跨汗漫，登蓬瀛，飘飘焉

，飘飘焉，若投六合而隘九州也。五年三月上巳，赐宰臣以下燕于琼林，侍从皆预。酒半，上遣中使持大杯劝饮，且以《龙翔池图》并题序宣示群臣。凡预燕者，皆起立环观，无不仰圣文，睹奎画，赞叹乎天下之至神至精也。其后以太平日久，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凑无虚日，史不绝书。动物则赤乌、白鹊、天鹿、文禽之属，扰于禁御；植物则桧芝、珠莲、金柑、骈竹、瓜花、来禽之类，连理并蒂，不可胜纪。乃取其尤异者，凡十五种，写之丹青，亦目曰《宣和睿览册》。复有素馨、末利、天竺、娑罗，种种异产，究其方域，穷其性类，赋之于咏歌，载之于图绘，续为第二册。已而，玉芝竞秀于宫阙；甘露宵零于紫篁。阳乌、丹兔、鹦鹉、雪鹰，越裳之雉，玉质皎洁，之雉，金色灿烂。六日七星，巢莲之龟；盘螭翥凤，万岁之石。并干双叶，连理之蕉，亦十五物，作册第三。又凡所得纯白禽兽，一一写形，作册第四。增加不已，至累千册。各命辅臣题跋其后，实亦冠绝古今之美也。宣和四年三月辛酉，驾幸秘书省。讫事，御提举厅事，再宣三公、宰执、亲王、使相、从官观御府图画。既至，上起就书案，徙倚观之。左右发篋，出御书画。公宰、亲王、使相、执政，人各赐书画两轴。于是上顾蔡攸分赐从官以下，各得御画兼行书、草书一纸。又出祖宗御书，及宸笔所摸名画，如展子虔作《北齐文宣幸晋阳》等图。灵台郎奏辰正，宰执以下，逡巡而退。是时既恩许分赐，群臣皆断佩折巾以争先，帝为之笑。此君臣庆会，又非特币帛筐篚之厚也。始建五岳观，大集天下名手。应诏者数百人，咸使图之，多不称旨。自此之后，益兴画学，教育众工。如进士科，下题取士，复立博士，考其艺能。当是时，臣之先祖，适在政府，荐宋迪犹子子房，以当博士之选。是时子房笔墨，妙出一时，咸谓得人。所试之题，如《野水无人渡》、《孤舟尽日横》，自第二人以下，多系空舟岸侧，或拳鹭于舷间，或栖鸦于篷背，独魁则不然。画一舟人，卧于舟尾，横一孤笛，其意以为非无舟人，止无行人耳，且以见舟子之甚闲也。又如《乱山藏古寺》，魁则画荒山满幅，上出幡竿，以见藏意。余人乃露塔尖或鸱吻，往往有见殿堂者，则无复藏意矣。乱离后有画院旧史，流落于蜀者二三人，尝谓臣言：“某在院时，每旬日，蒙恩出御府图轴两匣，命中贵押送院，以示学人。仍责军令状，以防遗坠渍污。”故一时作者，咸竭尽精力，以副上意。其后宝宫成，绘事皆出画院。上时时临幸，少不如意，即加漫骂，别令命思。虽训督如此，而众史以人品之限，所作多泥绳墨，未脱卑凡，殊乖圣王教育之意也。

## ●卷二

郗王，徽宗皇帝第二子也。禀资秀拔，为学精到。政和八年，射策于庭，名标第一，多士推服。性极嗜画，颇多储积。凡得珍图，即日上进，而御府所赐，亦不为少，复皆绝品，故王府画目，至数千计。又复时作小笔花鸟便面

，克肖圣艺，乃知父尧子舜，趣尚一同也。今秘阁画目，有《水墨笋竹》及《墨竹》、《蒲竹》等图。

光州防御使令穰，字大年，雅有美才高行，读书能文。少年因诵杜甫诗，见唐人毕宏、韦偃，志求其迹，师而写之。不岁月间，便能逼真。时贤称叹，以为贵人天质自异，意所专习，度越流俗也。其所作多小轴，甚清丽。雪景类世所收王维笔，汀渚水鸟，有江湖意。又学东坡作小山丛竹，思致殊佳，但觉笔意柔嫩，实年少好奇耳。若稍加豪壮，及有余味，当不立小李将军下也。每出一图，必出新意。人或戏之曰：“此必朝陵一番回矣。”盖讥其不能远适，所见止京洛间景，不出五百里内故也。大年既得名，诛求期克，无少暇时。掷笔大概曰：“艺之役人如此。”然业已得名，无可奈何。山谷尝咏其《芦雁》云：“挥毫不作小池塘，芦荻江村雁落行。虽有珠帘巢翡翠，不忘烟雨罩鸳鸯。”然初跋其画，谓“更屏声色裘马，使胸中有数百卷书，当不愧文与可”，盖见其少作耳。自今观之，其亦有宋之江都王、滕王耶。

令松，字永年，大年弟也，亦善丹青。浮休居士谢大年《江天晚景图》杂言云：“神妙独数李将军，安知伯仲非前身？”则知其兄弟俱能，且笔墨俱得思训格也。又山谷跋其画夹云：“调麝煤作花果殊难工，永年遂臻此，殊不易。然作朽蠹太多，是其小疵。”又云：“永年作狗，意态甚逼。遣翰林工，讫其草石，不敢画虎，忧狗之似，故直作狗，人难我易。”

叔盎，字伯充，善画马。尝以其艺并诗投东坡，东坡次其韵云：“天骥德力备，马外龙麟中。皇天不遣言，兀与画图同。驽骀饱官粟，未受一洗空。十驾均一至，何事{尔}云风。”

士雷，字公震，长于山水，清雅可爱。李牟享希声跋其《四时景》绝句，则可知其风旨矣。春云：“九江应共五湖连，尺素能开万里天。山杏野桃零落处，分明寒食绕风前。”夏云：“繁阴杂树映汀沙，三伏江天自一家。欲唤扁舟渡云锦，平铺明镜是荷花。”秋云：“春<sup>①</sup>寂寞绕疏丛，霜后云生浦溆风。此处年年报秋色，只应衰柳与丹枫。”冬云：“剪水飞花细舞风，断芦洲外水连空。剡溪几曲知名处，何似今朝眼界中。”今秘阁画目，有《春雪》、《早梅》及《小景》等图。

嗣濮王宗汉，字献甫，安懿王幼子也。少即敏慧，仪矩端庄，作《芦雁》，有佳思。米元章题诗曰：“偃蹇汀眠雁，萧梢风触芦。京尘方满眼，速为唤花奴。”又曰：“野趣分弱水，风花剪鉴湖。尘中不作恶，为有邺公图。”元章许予甚严，诗意如此，则可知其含毫运思矣。尝有《八雁图》，识者叹赏其工。

士柬，字明发，读书能文。元符初，试宗室艺业，合格者八人，独明发赐

进士出身。尝作春词《乌夜啼》，扫除凡语，飘然寄兴于烟霞之外，至今流传，推为雅什。兼工画艺，后山居士题其《高轩过图》，诗曰：“滕王蛺蝶江都马，一纸千金不当价。异才天纵非力穷，画工不足甘为下。今代风流数大年，含毫落笔开山川。忽忘朽老压尘底，却怪鳧鸿堕目前。尔来二人复秀出，万里河山才咫尺。眼边安谓有突兀，复似天地初开辟。”其卒云：“未许二豪今角立，则其高情雅韵，自宜追配今昔也。”

士衍，号花一相公，长于著色山水。宣和初进十图，特转一官。犍为王瑾家有扇面，意韵诚可喜爱，然少见于世。瑾即其甥也，故得之。

士遵，光尧皇帝皇叔也，善山水。绍兴间一时妇女服饰，及琵琶箏面，所作多以小景山水，实唱于士遵。然其笔超俗，特一时仿效宫中之化，非专为此等作也。

伯驹，字千里，优于山水、花果、翎毛。光尧皇帝尝命画集英殿屏，赏赉甚厚。多作小图，流传于世，有所画《蟠松怪石便面》，在吉州团练使杨可弼良卿家。官至浙东路钤辖。其弟路分伯，字希远，亦长山水、花木，著色尤工。

士安，长于墨竹。不遵川派，好作{圭}竹，殊秀润，与石室体制大异也。

子澄，字处度，廉介修洁，流落巴峡四十年，藉添差禄以自给。善草隶，长歌诗，人不知其能画也。绍兴末，官秭归，士子重其风度，每载酒从之游。一日，乘醉入小肆，见素壁可爱，案上拈秃笔作溅瀑，势欲动屋，笔力极遒壮也。

王诜，字晋卿，尚英宗女蜀国公主，为利州防御使。虽在戚里，而其被服礼义，学问诗书，常与寒士角。平居攘去膏粱，黜远声色，而从事于书画。作宝绘堂于私第之东，以蓄其所有。而东坡为之记，东轩亦赠诗云：“锦囊犀轴堆象床，义竿连幅翻云光。手披横素风飞扬，卷舒终日未用忙。游意澹泊心清凉，属目俊丽神激昂。”其所画山水学李成，皴法以金碌为之，似古。今《观音宝陀山状小景》，亦墨作平远，皆李成法也。故东坡谓“晋卿得破墨三昧”，有《烟江叠嶂图》、《房相宿因图》、及《山阴陈迹》、《雪溪乘兴》、《四明狂客》、《西塞风雨图》、《著色山水》等图，传于世。

### ●卷三

#### ○轩冕才贤

苏轼，字子瞻，眉山人，高名大节，照映今古。据德依仁之余，游心兹艺。所作枯木，枝干虬屈无端倪。石皴亦奇怪，如其胸中盘郁也。作墨竹，从地一直起至顶。或问：“何不逐节分？”曰：“竹生时何尝逐节生耶？”虽文与可自谓：“吾墨竹一派在徐州”，而先生亦自谓“吾为墨竹，尽得与可之法

”，然先生运思清拔，其英风劲气逼人，使人应接不暇，恐非与可所能拘制也。又作《寒林》，尝以书告王定国曰：“予近画得《寒林》，已入神品。”虽然，先生平日胸臆宏放如此。而兰陵胡世将家收所画《蟹》，琐屑毛介，曲畏芒缕，无不备具，是亦得从心不逾矩之道也。米元章自湖南从事过黄州，视见公，酒酣，贴观音纸壁上，起作两行，枯树、怪石各一，以赠之。山谷枯木道士赋云：“恢诡譎怪，滑稽于秋毫之颖，尤以酒为神，故其觞次滴沥，醉余呻。取诸造化之炉锤，尽用文章之斧斤。”又题《竹石》诗云：“东坡老人翰林公，醉时吐出胸中墨。”先生自题郭祥正壁，亦云：“枯肠得酒芒角出，肺肝槎牙生竹石。森然欲作不可留，写向君家雪色壁。”则知先生平日非乘酣以发真兴，则不为也。

龙眠居士李公麟，字伯时，为舒城大族，家世业儒。父虚一，尝举贤良方正科。公麟熙宁三年登第，以文学有名于时。陆佃荐为中书门下省删定官。董敦逸辟检法御史台，官至朝奉郎。元符三年病痹致仕，终于崇宁五年。学佛悟道，深得微旨，立朝籍籍有声。史称以画见知于世，非确论也。平日博求钟鼎古器，圭璧宝玩，森然满家。以其余力留意画笔，心通意彻，直造玄妙，盖其大才逸群，举皆过人也。士夫以谓“鞍马愈于韩，佛像追吴道玄，山水似李思训，人物似韩”，非过论也。尤好画马，飞龙状质，喷玉图形，五花散身，万里汗血，觉陈閔之非贵，视韩干以未奇。故坡诗云：“龙眠胸中有千驷，不惟画肉兼画骨。”山谷亦云：“伯时作马，如孙太古湖滩水石。”谓其笔力俊壮也。以其耽禅，多交衲子。一日，秀铁面忽劝之曰：“不可画马，他日恐堕其趣”，于是翻然以悟，绝笔不为，独专意于诸佛矣。其佛像每务出奇立异，使世俗惊惑，而不失其胜绝处。尝作《长带观音》，其绅甚长，过一身有半。又为吕吉甫作《石上卧观音》，盖前此所未见者。又画《自在观音》，跏趺合爪，而具自在之相，曰：“世以破坐为自在，自在在心不在相也”。乃知高人达士，纵施横设，无施而不可者。平时所画不作对，多以澄心堂纸为之，不用缣素，不施丹粉，其所以超乎一世之上者此也。郭若虚谓：“吴道子画今古一人而已”，以予观之，伯时既出，道子讵容独步耶？有《孝经图》、《九歌图》、《归去来图》、《阳关图》、《琴鹤图》、《憩寂图》、《严子陵钓滩图》、《山庄图》、《卜居图》，又有《虎脊天马》、《天育骠骑》、《好头赤》、《沐猴马》、《欲辘马》、《象龙马》及《揩痒虎》等图。一时名贤，俱留纪咏也。

襄阳漫士米黻，字元章，尝自述云：“黻即芾也。”即作芾。世居太原，后徙于吴。宣仁圣烈皇后在藩，其母出入邸中，后以旧恩，遂补校书郎。自蔡河拨发，为太常博士，出知常州，复入为书画学博士，赐对便殿，擢礼部员

外郎，以言罢知淮阳军。芾人物萧散，被服效唐人，所与游皆一时名士。尝曰：“伯时病右手后，余始作画。以李常师吴生，终不能去其气，余乃取顾高古，不使一笔入吴生。又李笔神采不高，余为晴目面文骨木，自是天性，非师而能。惟作古忠贤像也。”又尝与伯时论分布次第，作《子敬书练裙图》，复作《支、许、王、谢于山水间纵步》，自挂斋室。又以山水古今相师，少有出尘格，因信笔为之，多以烟云掩映树木，不取工细。有求者只作横挂三尺，惟宝晋斋中挂双幅成对，长不过三尺，裱票出乃不为倚所蔽，人行过，肩汗不著。更不作大图，无一笔关同、李成俗气。然公字札流传四方，独于丹青，诚为罕见，予止在利。李驥元骏家见二画。其一纸上横松梢，淡墨画成，针芒千万，攒错如铁。今古画松，未见此制。题其后云：“与大观学士步月湖上，各分韵赋诗，芾独赋无声之诗。”盖与李大观诸人夜游颍昌西湖之上也。其一乃梅、松、兰、菊，相因子一纸之上，交柯互叶，而不相乱，以为繁则近简，以为简则不疏，太高太奇，实旷代之奇作也！乃知好名之士，其欲自立于世者如此。大观乃元骏之族父，后归元骏。

晁补之，字无咎，济北人。元中为吏部郎中，绍圣中谪监信州税，流落久之。张天觉当国，起知泗州，不累月，下世。有自画山水《留春堂》大屏，上题云：“胸中正可吞云梦，戈底何妨对圣贤。有意清秋入衡霍，为君无尽写江天。”又题自画山水寄人云：“虎观他年清汗手，白头田亩未能闲。自嫌麦垆无佳思，戏作南斋百里山。”陈无己独爱重其迹，亦尝咏其扇云：“前身阮始平，今代王摩诘。偃屈盖代气，万里入咫尺。”无咎又尝增添《莲社》图样，自以意先为山石位置向背，作粉本以授画史孟仲宁，令传模之。菩萨仿侯昱，云气仿吴道玄，天王、松石仿关同，堂殿、草树仿周、郭忠恕，卧槎、垂藤仿李成，崖壁、瘦木仿许道宁，湍流、山岭、骑从、服，仿卫贤。马以韩干，虎以包鼎，犴员、猴、鹿，以易元吉，鹤、白鹇、若鸟、鼠，以崔白，集彼众长，共成胜事。今人家往往摹临其本，传于世者多矣。

晁说之，字以道，少慕司马温公之为人，自号景迂。未三十，东坡以著述科荐之。靖康初，自休致中召为著作郎，后试中书舍人，兼东宫詹事。建炎初政，以待制侍读而终。山谷尝题其《雪雁》云：“飞雪洒芦如银箭，前雁惊飞后回。凭谁说与谢元晖，休道澄江静如练。”又无咎题四弟横轴画云：“黄叶满青山，枯蒲净寒水。鳧雁下陂溇，牛羊散墟里。担获暮来归，儿迎妇窥篱。虎头无骨相，田野有余思。”

张侍郎舜民，字芸叟，号浮休居士。绍圣入党，贬均州，绍兴初追复直学士。生平嗜画，题评精确。虽南迁羁旅中，每所经从，必搜访题识。东南士大夫家所藏名品，悉载录中。亦能自作山水，有自题扇诗云“忽忽南迁不记年

，二妃祠外橘洲前。眼昏笔战谁能画，无奈霜纨似月圆。”又题邓正字家刘明复《秋景》，末句云：“我有故山常自写，免教魂梦落天涯。”

刘涇，字巨济，简州人，熙宁六年进士中第，王安石荐为经学所检讨。历太学博士，因讲诗为诸生所服。后罢，诸生乞留不报，终职方郎中。涇，米元章之书画友也。善作林、石、槎、竹，笔墨狂逸，体制拔俗。予家藏其幅纸，所作竹叶，几逼钟、郭。今成都大智院法堂壁间有《松竹窠植》二，惜其岁久，将磨灭也。

苏过，字叔党，坡公之季子也。元中，公知杭州，叔党年十九，预计偕。七年，公为兵部尚书，任承务郎，后公谪黄州，贬儋州，移廉、永二州，叔党皆侍行。叔父栾城公每称其孝。平生禁锢近三十年，晚除中山人而卒。善作怪石、丛筱，咄咄逼翁。坡有观过所作《木石竹》三绝，以为老可能为竹写真，小坡解与竹传神者是也。晁以道志其墓，亦云：“书画之胜，亦克肖似其先人。”又时出新意作山水，远水多纹，依岩多屋木，皆人迹绝处，并以焦墨为之，此出奇也。

宋子房，字汉杰，郑州荥阳人，少府监选之子，复古之犹子也，官至正郎。坡公跋其画，谓“不古不今，稍出新意，若为之不已，当作著色山也。”又云：“观士人画，如阅天下马，取其意气所到。乃若画工，往往只取鞭策、毛皮、槽枥、刍秣，无一点俊发，看数尺许便卷。汉杰真士人画也！”又云：“假之数年，当不减复古也。”初，崇、观盛时，大兴画学，予大父中书公，见其《江皋秋色图》，甚珍爱之，首荐为博士。然其人乃贤胄子，不独以画取也。所著《画法六论》，极其精到。

程堂，字公明，眉人，举进士，为驾部郎中。善画墨竹，宗派湖州。出湖州之门者，独公明入室也。好画凤尾竹，其梢极重，作回旋之势，而枝叶不失向背。又登峨眉山，见菩萨竹，有结花于节外之枝者，茸密如裘，即写其形于中峰乾明寺僧堂壁间，俨如生也。又象耳山有苦竹、紫竹、风竹、雨竹，好事者已刻之石。成都笮桥观音院，亦有所画竹，且题绝句云：“无姓无名逼夜来，院僧根问苦相猜。携灯笑指屏间竹，记得当年手自栽。”又能作园蔬，尝见《紫芥》、《紫茄》二轴，夺真也。

范正夫，字子立，颍昌人，文正公之诸孙，德孺之子也。长于水墨杂画，标格高秀。予家与之同居汴水，多藏其得意之作，如《访戴图》、《脊令图》、《竹石图》，寄与清远，真士人笔也！惜乎以名家高才，而知凤翔，还乡，适虜人屠城，死之。

颜博文，字持约，德州人。政和八年，嘉王榜登甲科，长于水墨。宇文季蒙龙图家，有横披《十六罗汉》，其笔法位置如伯时，但意韵差短耳。陈去非

次何文缜题所作《墨梅三绝》云：“窗前光景晚清新，半幅溪藤万里春。从此不贪江路远，胜拼心力唤真真。夺得斜枝不放归，倚窗乘月看熹微。墨池雪岭春俱好，付与诗人说是非。”“未央宫里红杏，羯鼓三声打开。大庾岭头梅萼，管城呼上屏来”，非此画不称此诗也。初，持约与王き厚善。き败，持约方退朝，闻之，即驰马还家，闭关拒人，尽焚与き平生往来笺记诗文之类，于是独免。

任谊，字才仲，宋复古之甥也。尝为协律郎，后通判澧州，适丁乱离，钟贼反叛，为群盗所杀。平日凡所经历江山佳处，则氏笔吮墨，辄成图轴。仿佛笼淡，清润可喜。邵泽民为春官，才仲正在太常，与之同部，相好甚密，今其家富有才仲手迹，有《南北江山图》、《平芜千里图》、《四更山吐月图》、《唐功臣图》、《斗山烟市图》、《松溪深日图》。又取平生所见兰花数十种，随其形状，各命以名，如“杏梁归燕”、“丹山翔凤”之类。皆小字隶书，记其所见之处，邵氏名曰“香圃”。其隶古劲，学中郎也。

米友仁，元章之子也，幼年山谷赠诗曰：“我有元晖古印章，印元可不忍与诸郎。虎儿笔力能扛鼎，教字元晖继阿章”，遂字元晖。元章当置画学之初，召为博士，便殿赐对，因上友仁《楚山清晓图》。既退，赐御书画各二轴。友仁宣和中为大名少尹。天机超逸，不事绳墨，其所作山水，点滴烟云，草草而成，而不失天真，其风气肖乃翁也。每自题其画曰：“墨戏。”被遇光尧，官至工部侍郎、敷文阁直学士，日奉清闲之宴。方其未遇时，士大夫往往可得其笔，既贵，甚自秘重，虽亲旧间亦无缘得之，众嘲曰：“解作无根树，能描鸿云。如今供御也，不肯与闲人。”后享年八十，神明如少壮时，无疾而逝。

朱敦儒，字希真，少从陈东野学，尝赋古镜云：“试将天下照，万象总分明。”东野奇之。绍兴间，御史明橐，宣谕广东，被旨访求遗逸。是时，希真放浪江湖间，自江西避乱晋康，橐遂以应诏命。初品官召赴阙登对，改官，入馆为郎，出为浙东宪。秦桧当国，有携希真画山水谒桧，桧荐于上，颇被眷遇。与米元晖对御辄画，而希真耻以画名，辄退避不居也。故常告亲友曰：“吾非善画者，所画多出钱端回之手。”其实非也。

廉布，字宣仲，山阳人，妙年登科，官至武学博士，以联贵姻坐累，遂废终身。后居绍兴，既绝仕宦之念，专意绘事。山水林石，种种飘逸。师东坡，几于升堂也。其子颇得家法，今有图轴传于世。

李石，字知几，资州人，少负才名。既登第，以赵逵庄叔左史之荐，任太学博士。直情径行，不附权贵，遂不容于朝。出主石室，就学者其合如云。至闽越之士，万里而来。刻石题诸生名几千人，蜀学之盛，古今鲜俪也！今成



都，醉吟之余，时作小笔，风调远俗，盖其人品既高，虽游戏间，而心画形矣。

### ○岩穴上士

杭士林生，作江湖景、芦雁水禽，气格清绝。米老谓：“唐无此画，可并徐熙，在艾宣、张洵、宝觉之右。”人罕得之。

李申，字景元，自号华亭逸人。作逸笔翎毛，有意外趣，但木柯未佳耳。坡题其《喜鹊图》云：“闻说神仙郭恕先，醉中狂笔势澜翻。百年牢落何人继？只有华亭李景元。”又晁无咎题周兼彦所收《李甲画三绝》，鹊云：“上林花妥逐莺飞，愁绝江南雪里时。何须傍檐喜，みま相对两寒枝。”雁云：“网罗无限稻粱肥，怜尔冥冥亦庶几。戏鸭眠鸥满中，衡阳无意更南飞。”鸭云：“急风吹雪满汀洲，近腊淮南忆倦游。小鸭枯荷野艇冷，去年今日冻高邮。”

周纯，字忘机，成都华阳人。后依解潜，久留荆楚，故亦自称楚人。少为浮屠，弱冠游京师，以诗画为佛事，都下翕然知名。士大夫多与之游，而王き辅道最与相亲，后坐累编管惠州，不许生还。适邻郡建神霄宫，本路宪旧知其人，请朝廷赦能画人周纯来作绘事，从之。于是凭藉，得以自如。其山水师思训，衣冠师恺之，佛像师伯时，又能作花鸟、松竹、牛马之属，变态多端，一一清绝。画家于人物，必“九朽一罢”，谓先以土笔扑取形似，数次修改，故曰“九朽”，继以淡墨一描而成，故曰“一罢”。罢者，毕事也。独忘机不假乎此，落笔便成，而气韵生动。每谓人曰：“书画同一关戾，善书者又岂先朽而后书耶？”，此盖卓识也。初，き未败，会朝士大尹盛章在焉，谓忘机曰：“子能为我作图《梅》，状‘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’之意乎？”，忘机曰：“此临川诗，须公自有此句，我始为之。”盛恨甚。未几，き败，而盛犹为京尹，故忘机被祸独酷。

高焘，字公广，沔州人，自号三乐居士。作小景，自成一家，清远静深，一洗工气。眠鸭浮雁、衰柳枯，最为珍绝。篆隶、飞白，一一造妙。

僧德正，信州人，宣和郎官徐兢明叔之兄，绍兴侍从徐林稚山之弟。登科为平江教官，弃而出家。是日即敕往江州圆通寺开堂拈香，为三世诸佛，于是其徒不容，弃去。居庐山南叠石庵，服漆辟谷。闽淮名山，意往无碍，凡登山临水，即横笛自娱。后入蜀，其兄阴遣人伪作其徒，剩赍金帛，牵挽而归。过叙州宣化县，久留樊宾少卿家，作《峨眉图》。山水人物，种种清高。初登峨眉时，炼指供佛，两手止余四指，粗可执笔，而画意自足。其松石、人物，专学龙眠。遇兴伸纸挥毫，顷刻而成，贵势或求之，绝不与。

江参，字贯道，江南人，长于山水。形貌清癯，嗜香茶，以为生。初以叶

少蕴左丞荐于宇文湖州季蒙，今其家有泉石五幅，图一本。笔墨学董源，而豪放过之。季蒙欲多取其画，而贯道每被召去，止得此图，居以为嫌。后刘季高侍郎再寄《江居图》一卷，作无尽景，始少慰意。当贯道被召时，尚书张如莹知临安，贯道既到临安，即有旨馆于府治。明当引见，是夕殂，信有命也。

#### ●卷四

##### ○绅韦布

刘明复，为直龙图阁，师李成，特细秀。作松枝而无向背，荆楚秀甚。浮休有邓正字宅见刘明复所画《麓山秋景》五十六言云：“洛阳才子见长沙，自识中丹鬓未华。文武全才皆不试，丹青妙笔更谁加。老杉列在皇堂上，小景将归学士家。我有故山常自写，免教魂梦落天涯。”

蒋长源，字永仲，官至大夫。作著色山水，山顶似荆浩，松身似李成，叶取真松为之，如灵鼠尾，大有生意。石不甚工。作凌霄花缠松，亦佳作。

鄮陵王主簿，未审其名，长于花鸟。东坡有书所画《折枝》二诗，其一云：“论画以形似，见与儿童邻。为诗必以诗，定知非诗人。诗画本一律，天工与清新。边鸾雀写生，赵昌花传神。如何此两幅，疏淡含精匀。谁言一点红，解寄无边春。”二云：“瘦竹如幽人，幽花如处女。低昂枝上雀，摇荡花间雨。双翎决时起，众叶纷自举。可怜采花蜂，溃蜜寄两股。若人富天巧，春色入毫楮。悬知君能诗，寄声求妙语。”

李世南，字唐臣，安肃人。明经及第，终大理寺丞。尝与晁无咎同试诸生，无咎有求横幅长篇，又有题扇诗，盖长于山水也。东坡亦尝题其《秋景平远》云：“人间斤斧日创夷，果见龙蛇百尺姿。不是溪山曾独往，何人解作挂猿枝？野水参差落涨痕，疏林欹倒出霜根。浩歌一棹归何处？家在江南黄叶村。”予尝见其孙皓云：“此图本寒林障，分作两轴，前三幅尽寒林，坡所以有‘龙蛇姿’之句，后三幅尽平远，所以有‘黄叶村’之句，其实一景而坡作两意。又‘浩歌’字，雕本皆以为‘扁舟’，其实画一舟子张颐鼓作浩歌之态，今作‘扁舟’，甚无谓也。”

赵宗闵，为尚书郎。山谷载铜官僧舍墨竹一枝，笔势妙天下，为作小诗云：“省郎潦倒今何处？败壁风生双竹枝。满世阎刘专翰墨，谁为真赏拂蛛丝。”又云：“独来野寺无人识，故作寒崖雪压枝。想得平生藏妙手，只今犹在鬓成丝。”

薛判官者，不得其名。浮休题其所作《秋溪烟竹》云：“深墨画竹竹明白，淡墨画竹竹带烟。高堂忽尔开数幅，半隐半见如自然。”者是也。

倪涛，字巨济，宣和间为都司。一日访其友，戏画三蝇壁间，自题云：“何人刻猕猴，老眼觑荆棘。不如丹青手，快意风雨疾。我穷坐诗豪，九鼎

扛笔力，偶然一点污，着纸生羽翼。千言走蚍蜉，宁为寸纸逼。还当写君诗，什袭同藏幕。”今李文正之孙有所画蜥蜴、𧈧蟾，甚佳。

文勋，字安国，元末作太府寺丞、福建漕。东坡跋其画扇云：“道子画西方变相，观者如堵。作佛圆光，风落电转，一挥而成，尝疑其不然。今观安国作方界，略不抒思，乃知传者之不谬。”

刘延世，公是先生之犹子也，少有盛名。元初，游太学，不得志，筑堂业讲，名曰“抱瓮”。尝作墨竹，题诗云：“酷爱此君心，常将墨点真。毫端虽在手，难写淡精神。”又云：“静室焚香盘膝坐，长廊看画散衣行。”趣尚之高，有如此者。

王冲隐，名持，字正叔，长安人。长于翎毛，学崔白。今颜鲁公鹿脯帖后有题跋：“妙于笔法，盖其人也。”尝于邵氏见竹棘、雪禽二轴，极清雅。上题云：“正叔为伯起作，崇宁甲申。”伯起名振，其兄也。

王利用，字宾王，潼川人。举进士，终夔宪。书画皆能，光尧皇帝颇爱其书，画则山水长于人物，精谨而已，不及其书也。

靳东发，字茂远，其高祖太尉，即射挹览者，官止叙 $\wedge$ 。其性多能，尤工画艺，人目之为“靳百会”。近世画手，少作故事人物，颇失古人规鉴之意，茂远独集古今谏诤百事，以为图，号《百谏图》，诚可尚者。

咏，字少张，其子也，今主簿于郾。长于山水，尤为多能，盖其出蓝之青也。

魏燮，字彦密，北人，长于水墨杂画。光尧见之，喜动天颜，遂除浙西参议。

李昭，字晋杰，郾城人，李文靖之曾孙，蔡文忠公曾外孙也。以恩科仕江州德化尉。长于墨竹，白云：“他人以萧疏为能，余以重密为巧，吾之墨竹一派，不让湖洲。”又善墨花小笔，亦能山水，学范宽，篆尤精，学三坟记也。绍兴间死于江南。

李颀秀才，善画山，尝以两轴并诗上东坡，东坡次其韵答之：“平生自是个中人，欲向渔舟便写真。诗句对君难出手，云泉劝我早收身。年来白发惊秋速，长恐青山与世新。从此北归休怅望，囊中收得武陵春。”

陈直躬，高邮人也。坡有题所画《雁》二诗云：“野雁见人时，未起意先改。君从何处看，得此无人态。”者是也。而无咎集中有和苏翰林题李甲画《雁》二首，乃用此韵，不知何谓也。

朱象先，字景初，松陵人，驰名绍圣、元符间。坡跋其画云：“能文而不求举，善画而不求售，文以达吾心，画以适吾意而已。”以其不求售也，故得之自；然世亦罕见，不知其所长也。

张无惑，山人也，善画山水。浮休赠诗云：“西征已度故关山，秋雨零零路屈盘。受尽艰辛心不足，解程又展画图看。”

眉山老书生，不得其名。作《七才子入关图》，山谷谓人物亦各有意态，以为赵云子之苗裔。摹写物象渐密，而放浪闲远，则不逮也。

何充秀才，不知何许人，能写貌。坡有赠诗云：“问君何苦写吾真，君言好之聊自适。”

雍秀才，不知何许人。坡有咏所画《草虫八物》诗。诗意每一物，讥当时用事者一人，如“升高不知回，竟作粘壁枯”，以比介甫；“初来花争妍，倏去鬼无迹”，以比章。今诗与画俱刊石流传于世。又作画《捕鱼图赞》，载集中。

章友直，字伯益，善画龟蛇。以篆笔画，颇有生意。又能以篆笔画棋盘，笔笔相似。

黄斌老，不记名，潼州府安泰人，文湖州之妻侄也。登科，尝任戎，适山谷贬戎州，与定交。且通谱，善画竹。山谷有咏其《横竹》诗，又谢斌老送《墨竹十二韵》云：“吾子学湖州，师逸功已倍。预知更入神，后出遂无对。”

黄彝，字子舟，斌老之弟。其名字初非彝与子舟也，山谷以其尚气，故取二器以规之。自后折节遂为粹君子。举八行，终朝郎郡。山谷用赠斌老韵谢子舟为余作《风雨竹》两篇，前篇云：“岁寒十三本，与可可追配。”后篇云：“森削一山竹，牝牡十三辈。谁言湖州没，笔力今尚在。”而与可每言，所作不及子舟。

刘明仲，善作竹，山谷为作《墨竹赋》。

黄与迪，善画竹，山谷次韵谢与迪所作《竹》五幅云：“吾宗墨修竹，心手不自知。”但不知为何人，任子渊诗注，亦不及之。

杨吉老，文潜甥也。文潜尝云：“吾甥杨吉老，本不好画竹，一旦顿解，便有作者风气。挥洒奋迅，初不经意，森然已成，愜可人意。其法有未具，而生意超然矣。”无咎亦有《赠文潜甥克一学与可画竹》诗。克一，吉老字也。

成子，不得其名。山谷诗云：“成子写浯溪，下笔便造极。”徐师川亦有《成生画山水歌》云：“成子貌古心亦古，造化为工笔端取。玄冬起雷夏造冰，翻手为云覆手雨。”

张远，字行之，太原榆次人。本土人，隐居山间。政和中有河东漕宋姓者，亲访其庐，邀致公署，令画绢八幅。远请屏去左右，且约漕无相见，独与弟子郝士安评议。酣寝数日，忽起下笔，颇穷天真。两幅不如意，遂焚之，以六

幅与宋。宋大喜，赠送甚厚，高谢还庐。

张明，其侄也，亦以山水擅名，比季父则差肩矣。

王元通，以字称，工山水，沧州人也，师李成。为人豪逸自负，每画竟，辄大呼“奇奇”数声，乃得意笔也。

乔仲常，河中人，工杂画，师龙眠。围城中思归，一日，作《河中图》赠邵泽民侍郎，至今藏其家。又有《龙宫散斋》手轴、《山居罗汉》、《渊明听松风》、《李白捉月》、《玄真子西塞》、《列子御风》等图，传于世。

孔去非，汝州宁极先生之后也，长于小笔，清雅可玩。尤工草虫，作蚁、蝶、蜂、蝉、竹雀甚可观。平生极留意于此，凡翹而飞动之物，必募小儿求之。搜索无遗，以类置其翅羽册叶中，按形为之，纤悉毕具。

闾丘秀才，江南人，不记名。长于画水，无所宗师，自成一家。尝画五岳观壁，凡作水，先画浪头，然后画水纹，顷刻而成，惊涛汹涌，势欲掀壁。

刘松老，字荣祖，书学元章，画师东坡。成都李才元家有四轴山水，上有印文云：“巨济震子名松老者”八字，可见其高怪不随俗也。成都《佛掌骨记》，实荣祖笔，特借米老名耳。予见此本在张恭州弥明家，后归一豪族，价三十万，非真物也。

王逸民，字逸民，永康导江人。初为僧，名绍祖，诗画俱仿周忘机，而气韵悬绝也。平生颇负气，政和间改德士，则云：“我生不背佛而从外道。”取祠部焚之。自加冠巾，学山谷草书，亦美观。

冯久照，字明远，汾州人也。少游太学，兵乱入蜀，寓居渠州。其山水初颇繁冗，后因郭熙之孙游卿来为太守，尽以其家学传之，遂一变。赵相鼎与之有太学之旧，荐于川路监司，由是益得名。

刘履中，字坦然，汴人也，寓遂宁灵泉山趾。壁传人物，笔势雄特。今遂宁后土祠殿庑内外，尽出其手。仙佛图轴，亦其所长。但作故事人物，未脱工气也。

刘铨，字真孺，成都人，察院卿之族也，家本豪富，性好画。所居对圣寿寺，寺多唐蜀名迹，真孺终日谛玩。至忘饮食，久而自能。所画山水，多以布纹印科叶者，唐旧制，盖得于壁间也。尤精佛像，描墨成染，与李道明无异，清劲则过之。

李皓，字云叟，唐臣孙也。避乱入蜀，居成都。其所作山水，取前辈成样，合而为一，故能美观，一时翕然称之。

张昌嗣，字起之，与可之外孙也，笔法既有所授。每作竹，必乘醉大呼，然后落笔。不可求，或强求之，必诟骂而走。然有愧宅相者，于攒三聚五，太拘拘耳。

连鳌，字仲举，吉州人，自号石台居士。精于长短句，工画鱼，几于徐白。绍兴间人。

任粹秀才，仲之侄，能作著色山。

杨补之，字无咎，洪州人，长于水墨人物。祖伯时，今年七十矣，自号逃禅老人。

雍，字幼山，兴元人。善山水，作岩崖、枯木、云气，墨梅尤佳。举进士，屡免。

## ●卷五

### ○道人衲子

甘风子，关右人，阳狂垢污，恃酒好骂。落泊于廛市间，酒酣耳热，大叫索纸，以细笔作人物头面，动以十数，然后放笔如草书法，以就全体。顷刻而成，妙合自然。多画列仙之流，题诗其后。传观既毕，往往毁裂而去。好事者藏匿，仅存一二。豪富求之，唾骂不与。或经年不落一笔，故流传于世者极少。一日，忽别素与游者，归则薰浴题颂，掷笔而逝。

王显道，汉州人，本饼师，后学道。专心画龙，格制雄壮。今成都三井观三宝院，有画壁存。

李德柔，驾部员外郎宗固孙也。宗固景中良吏，尝守汉州。有道士尹可元，精练善画，以遗火得罪当死，君缓其狱，会赦获免。时可元年八十一，自誓且死，必为李氏子以报。可元既死二十余年，而宗固子世昌之妇，梦可元入其室而生德柔，且名蜀孙。幼而善画，长读庄老，喜之。遂为道士，赐号妙应。其写真妙绝一时，坡赠诗云：“千年鼻祖守关门，一念还为李耳孙。香火旧缘何日尽，丹青余习至今存。”

三朵花，房州人。许安世通判其州，以书遗坡，谓“吾州有异人，常戴三朵花，莫知其姓名，郡人因以‘三朵花’名之，能作诗，皆神仙意，又能自写真。”坡作诗曰：“画图要识先生面，试问房陵好事家。”

眉山道士罗胜先，自号云和山长。善山水，有古意，然布置景物，多越夜郎所见。盖其人善地理，遍历诸山，所以曲尽形势。又多作雨余くぐ，可观。

李时泽，遂宁人。初为僧，受业于成都金地院，因李鹭显夫丧其子京师，显夫亲往迎丧，拉与同行，自是熟游中原。多观古壁，见武洞清所画罗汉，豁然晓解，得其笔法。兵乱归蜀，即以画名。圆悟住昭觉日，大殿既成，命画十六罗汉，及文殊、普贤、药师菩萨等像，见存。

杨大明，字民瞻，号至乐子。关中将家，弃荫走方外。善画龟蛇，今丈人山道院藏经阁后壁，有所作龟蛇，广丈余，最雄杰。尝为之罟蔡迨肩吾作息龟，龟之六藏，画者止能为神屋而已。而其妙处头爪皴见于壳间，鼻窍深润，观

者疑真息也。

宝觉和尚，翎毛、芦雁不俗。尝画一鹤，王安上纯甫，一见以谓薛稷笔，取去。元章《画史》屡称其能。

杭僧真慧，画山水、佛像，近世佳品；翎毛、林木，有江南气象。米老尝见其本，牛形似虎也。

惠洪觉范，能画梅、竹。每用皂子胶画梅于生绢扇上，灯月下映之，宛然影也。其笔力于枝梗极遒健。

妙善师，长写貌，尝写御容，坡赠诗云：“天容玉色谁敢画，老师古寺昼闭房。梦中神授心有得，觉来信手笔已忘。幅巾常服俨不动，孤臣入门涕自滂。元老侑坐鬓眉古，虎臣侍立冠剑长。”

仲仁，会稽人，住衡州花光山。一见山谷，出秦、苏诗卷，且为作梅数枝，及《烟外远山》，山谷感而作诗记卷末：“雅闻花光能墨梅，更乞一枝洗烦恼。写尽南枝与北枝，更作千峰倚晴昊。”又见其《平沙远水》，题云：“此超凡入圣法也。每率此为之，当冠四海而名后世。”又题横卷云：“高明深远，然后见山见水，盖关同、荆浩能事。花光懒笔，磨钱作镜所见耳。”

道臻，嘉州石洞讲师也，能墨竹。山谷赠序云：“道臻刻意尚行，自振于溷浊之波，故以墨竹自名。然臻过与可之门，而不入其室也。”

道宏，峨眉人，姓杨，受业于云顶山，相貌枯瘁，善画山水、僧佛。晚年似有所遇，遂复冠巾，改号龙岩隐者。其族甚富，宏不复顾，止寄迹旅店，惟一空榻。虽被幞之属亦无有。每往人家画土神，其家必富，画猫则无鼠。往往言人心事，辄符合。族妇烹鱼，宏命留食。既去，其侄不知，辄先尝。宏归，视鱼曰：“此窃食之余也。”妇方隐讳，侄遂吐出先尝于地。又凡如厕，必出郭五里外，乡人怪讶，每随而窥之，既就溷，则无复便利，但立语再四而出。此皆奇异者。后竟坐化店中，八十余。成都正法院法堂，有所画高僧。

法能，吴僧也。作《五百罗汉图》，少游为之记云：“昔戴逵常画佛像，而自隐于帐中，人有所否臧，辄窃听而随改之，积年而就。”意法能研思，亦当若此，非率然而为之者也。虽然少游独能察人之画，而不退思其作记时耶？

智平，成都清凉院僧也，善画观音。南商毛大节得其像以归，过海，风浪大作，开展恳祈，光相忽现，如大月轮，长久之间，已数千里。侯溥贤良载之《观音仪》中。今水陆院普贤阁所画像，其徒虚已作水石，见存。

祖鉴，成都僧，住不动尊院，师智平画观音。今大慈超悟院佛殿有十观音。又于邛州凤皇山画观音，一日，忽现五方圆相，直阁计敏功为作《瑞像记》，见存。

虚己，成都柏林院僧，善山水，有图轴传世。今白马院僧慧琳，本仕族，多蓄图书，尊尚士大夫。入慈蓝者，以为税鞅之所。翻香煮茗，终日萧然，不知身在嚣尘中也。有虚己《雪障》及《山水》二图，甚佳。

觉心，字虚静，嘉州夹江农家，甚富。少好游猎，一日，纵鹰犬，弃妻子出家，游中原，作《从犊图诗》。孔南明、崔德符见而爱之，招来临汝，连住叶县东禅、及州之天宁、香山三大刹，兵乱还蜀。邵泽民、刘中远两侍郎复喜之，请住毗卢，凡十八年。初作草虫，南僧称为“心草虫”。后因宣和待诏一人，因事匿香山，心得其山水诀，一日千里。陈润上称之曰：“虚静师所造者，道也。放乎诗，游戏乎画，如烟云水月，出没太虚。所谓风行水上，自成文理者也。”（陈去非亦称其诗无一点僧气）

智源，字子丰，遂宁人。传法牛头山，工杂画，尤长于人物、山水。尝见《看云图》，画一高僧，抱膝而坐石岸，昂首伫目，萧然有出尘之姿，使人敬仰。不暇风格，其忘机之亚欤？

智永，成都四天王院僧。工小景，长于传模，宛然乱真，其印湘之匹亚欤？初，宇文季蒙龙图，喜其谈禅，欲请住院，永牢辞曰：“智永亲在，未能也。”于是售己所长，专以为养，不免徇豪富麇肆所好。今流布于世者，非其本趣也。尝作《潇湘夜雨图》上邵西山，西山即题云：“尝拟扁舟湘水西，篷窗剪烛数归期。偶因胜士挥毫处，却忆当年夜雨时。”西山既咏诗，问永云：“前辈曾有此诗否？”永因诵义山《问归篇》，西山矍然，亟取诗以归，翌日乃复改与之。“曾拟扁舟湘水西，夜窗听雨数归期。归来偶对高人画，却忆当年夜雨时”。深恐多犯前人也。

真休，汉嘉僧也，山谷所与游清闲居士王朴之子。善模榻人物，如真。今见存。

#### ○世胄（妇女、宦者附）

宋庄，字临仲，汉杰之孙也。其于山水，气韵得家法，但笔未老耳。本难列于世胄，以世胄无可为冠者，故屈而冠之。

贾公杰，字千之，文元公昌朝诸孙，侍郎炎之子也。学马贲，而标格过之。又作佛像，极精细，衣缕皆描金而不俗。官至半刺而终。

郭道卿，字仲常。游卿，字季能，熙之诸孙也。皆为郡守，颇有家学，仍善画马，其笔法真季孟也。今成都正法、保福两院有壁传《窠植湖滩》、《与渡水》、《草》、《带鸦》、《病马》等迹。遂宁官圃中，亦有松鹿石竹见存。

高大亨，字通叟，宣仁圣烈之族。公字行也，以所降出身告，误为大亨，故止名大亨。长于山水。泽民邵侍郎尝邀致于家，同季能兄弟合手画图障。



后卒于沪。

钱端回，戚里人也，善写平远。朱希真每借其名自讳，曰：“敦儒非善画者，皆出端回手也。”

李景孟，字仲淳，善画马，其于图轴鉴别精确。盖中原故家，闻见之多也。

邵少微，字叔才，泽民侍郎之子也。放旷不羁，不乐从宦，初为马曹，不一月，弃官去。则取补官敕牒，尽画飞潜走伏之物，已乃抵于地。遂致终身焉。笔墨草具。而有余意，眉入厅壁，有烟林窠石。对宋颐仲所作松石，皆存。

李元崇，字季姚，文正公裔，无尽之甥也。官止县令，生平好画成癖，因自能之。师范宽，清润可喜，尤工雪景，士友求之，欣然下笔，顷刻而就，未尝作难，此其所长也。

王会，字元叟，端明公之长子，今为朝请大夫。工花竹、翎毛，颇拘院体，蕊叶枝茎，嘴爪毛羽，穷极精细，不遗毫发也。

李蕃，字元翰，成都人，才元之曾孙也。李氏世以书鸣，蕃得其家学，转而画，种种能之。宝相院门天王二壁，实出其手，全体圣寿寺范琼样。但蕃不善布色，以俗工代之，反晦其所长耳。后十年，又用青城山长生观门龙虎君样，翻天王二壁于青莲院门，且自傅彩，遂胜于前也。

朝议大夫王之才妻崇德郡君李氏，公择之妹也。能临松、竹、木、石，见本即为之，卒难辨。又与可每作竹以贶人，一朝士张潜，迂疏修谨，作纤竹以赠之，如是不一。又作一横绢丈余著色偃竹，以贶子瞻，过南昌，山谷借而李临之，后数年，示米元章于真州。元章云：“非鲁直自陈，不能辨也。”作诗曰：“偃蹇宜如李，挥毫已逼翁。卫书无遗妙，琰慧有余工。熟视疑非笔，初披飒有风。固藏惟谨钥，化去或难穷。”山谷亦有题姨母李夫人墨竹、偃竹及墨竹图歌，诗载集中。

和国夫人王氏，显恭皇后之妹，宗室仲之室也。善字画，能诗章，兼长翎毛。每赐御扇，即翻新意仿成图轴，多称上旨，一时宫邸，珍贵其迹。

文氏，湖州第三女，张昌嗣之母也，居郟。湖州始作《黄楼障》，欲寄东坡，未行而湖州谢世，遂为文氏奁具。文氏死，复归湖州孙，因此二家成讼。文氏尝手临此图于屋壁。暮年尽以手诀传昌嗣，今昌嗣亦名世矣。

章友直之女煎，能如其父以篆笔画棋盘，笔笔相似。

任才仲妾艳艳，本良家子，有绝色，善着色山。才仲死钟贼，不知所在。

陈晖晦叔经略子妇桐庐方氏，作梅、竹，极清远。又临兰亭，并自作草书，俱可观。

魏观察者，政、宣之宦寺也，善画墨竹。尝被旨来卫州，起御前竹。入林

竹中，有笼中飞鸟，名遏滥堆，能歌六么。遂呼其主问之，主人年已七十矣，云：“初教时以木匣束其身，每五鼓，吹其唇作腔，笔管敲拍以警其寝，如是五六年，方能之。前后凡数十，独无此之慧者。”强欲求之，不可；以货取之，不可；以官酬之，又不可。遂封其笼以黄帕，翁不敢近，自扑于地而死。

任源，字道源，自号真常子，政、宣宦者，死于绍兴间。作枯木、怪石，又作小景，粗可观。

## ●卷六

### ○仙佛鬼神

刘国用，汉州人，工画罗汉，壁素之传甚多，在丘杜、金水张之下也。陈自然，工画佛。山谷题云：“陈君以佛画名京师。”作秋水寒禽，甚可观。

于氏，不记名，河东人，寓阆州。工佛道像，兼画鬼神。

雷宗道，商州人，工杂画，尤长于佛像、山水。双流张庭坚家，有两横轴，人以为郭熙也。

能仁甫，以字行，本画院出身，官至县令。长于佛像、山水，世多观音。

费宗道，蔡州人。来京师，画太一宫中主火神，顷刻而成。众工嫉之，告监牧中使曰：“画太速成，殊不加意。”中使遂令墁毁，一夕愤怒而卒。

成宗道，长安人，工画人物，兼善刻石。凡长安壁传吴笔，皆临摹上石。其迹细如丝发，而不失精神体段。有所集吴生三清像与左右侍卫，宛如吴作。或云：“因能勒石，后转而为画也。”又改武洞清长沙罗汉与三元，皆能舍短求长，自出新意，过于长沙远矣。

吉祥，平阳人，工佛道，笔墨轻清，又能布景。作佛像、星辰，多在山水中，后人罕及。山水亦佳。

司马寇，汝州人，佛像、鬼神、人物，种种能之，宣和间称“第一手”。多画翊圣真武，于云雾中现半身。观者骇敬。士大夫奉事，皆有灵应。

杨杰，阆州人，长于鬼神。每下笔，必先画手足四支，然后用三两笔成就全体。

郑希古，河东人，长于平画。每出新意，辄过人。初未甚精。绍兴初，遇郝章于阆州，居相近。一日，章病，希古视候甚谨。病已，章感其诚，尽传其法。

张通，延人，长于仙佛。初居利州，今居兴元。

### ○人物传写

李士云，金陵人。传荆公神，赠诗曰：“衰容一见便疑真，李氏挥毫妙入神。欲去钟山终不忍，谢渠分我死前身。”又善山水，荆公赠古风有“李子好山水，而常寓城郭。毫端出窈窕，心手初不着”之句。

程怀立，南都人。东坡作《传神记》，谓：“传吾神众，以为尔得其全者。怀立举止如诸生，萧然有意于笔墨之外者也。”

朱渐，京师人。宣和间写六殿御容。俗云：“未满三十岁不可令朱待诏写真。”恐其夺尽精神也。

朱宗翼，画院人也。尝与任安合手画慕容夫人宅堂影壁《神州图》。楼观、屋木，任安主之，山水、人物，宗翼主之。

徐确，不知何许人，今居临安，供应御前传写，名播中外。

刘宗道，京师人。作《照盆孩儿》，以水指影，影亦相指，形影自分。每作一扇，必画数百本，然后出货，即日流布。实恐他人传模之先也。

杜孩儿，京师人。在政和间其笔盛行，而不遭遇，流落辇下。画院众工，必转求之，以应宫禁之须。

### ○山水林石

燕文季，神庙时人，工画山水，清雅秀媚。予家旧有《花村晓月》、《平江晚雨》、《竹林暮霭》、《松溪残雪》四时景，画院谓之“燕家景”。

陈用之，居小窑村，善山水。宋复古见其画，曰：“此画信工，但少天趣耳。”先当求一败墙，张绢素倚之墙上，朝夕观之。既久，隔素见败墙之上，高平曲折，皆成山水之势。心存目想，高者为山，下者为水，坎者为谷，缺者为涧，显者为近，晦者为远，神领意造，恍然见其有人禽草木，飞动往来之象。则随意命笔，自然景皆天就，不类人为，是为“活笔”。用之感悟，格遂进。（予按：存中笔谈，故录用之，而郭志亦有小窑陈，名用智，岂用之耶？）

王可训，京西人，熙丰待诏也。工山水，自成一家。曾作《潇湘夜雨图》，实难命意。宋复古八景，皆是晚景。其间“烟寺晚钟”、“潇湘夜雨”，颇费形容。钟声固不可为，而潇湘夜矣，又复雨作，有何所见？盖复古先画而后命意，不过略具掩霭惨淡之状耳。后之庸工，学为此题，以火炬照缆，孤灯映船，其鄙浅可恶。至于形容不出，而反嘲诮云：“不过剪数尺皂绢，张之堂上，始副其名也。”可训之作，悉无此病。

李明，善山水。坡尝以其画送吴远游云：“近李明画山水有名，颇用墨不俗。”辄求得一横卷，甚长，可用床上绕屏。

池州匠，作秋浦九华，笔粗有清趣。师董源。

蔡规，建昌军人。谢无逸观其画山水，有“蔡生老江南，山水涵眼界。挥洒若无心，笔端出万怪”之句。

李宗晟，作《水帘图》，坡题云：“宗晟一轴《水帘图》，寄与南舒李大。未向林泉归得去，炎天酷日且令无。”

兼至诚，不知何许人。大观初得旨，以至诚进所画山水，意匠精深，笔法高古，特补将仕郎。

贺真，延安人，出自戎籍，专门山水。宣和初建宝真宫，一时名手，毕呈其技。有忌真者，推为讲堂照壁，实难下手，真亦不辞，日醉酒于门。众工皆毕，中使促真。真以幕围壁，挥却其徒，不数日成。作《雪林》，高八尺，观者嗟赏，众工敛衽。

宁涛，华阴敷水人。师范宽，多作关右风景，其巧过宽，而浑厚藏蓄不及也。但楼观人物，纤悉毕呈，失于太显，正如高克明。人谓马行家山水也。

宁久中，涛子也。又兼画人物，深得出俗之态，笔意不减其父。但多平远道路之景，不起峰顶耳。

高洵，京师人，工山水，师高克明，尤长于湖石。以画院多学克明，故洵晚年复师范宽。

冯旷，河内人，工山水，体制不类前人，自成一家，驰名于熙丰间。其笔墨苍老，峰峦秀润，亦为难及也。

何渊，在图画院，不知何处人。专师克明，往往逼真，然失之繁碎也。

刘翼，耀州呼为刘评事。学范宽，而有自得处，不知者以为宽笔。

宋处，不记名，邢州人。州署有郭熙《满溪春溜图》，乃宋所模。其名见林泉高致。

李远，青州人。学营丘，气象深远，崇、观间驰名。

郝士安，太原榆次人，张远之弟子也。事其师甚敬，常执杖屨，侍立左右。

张举，怀州人，亦山水家。其性不羁，好饮酒，与群小日游市肆，作鼓板社。每得画赏，必尽于此。尤长溅瀑。

赵林，字子安，怀州人。李士举提刑家有林所画《不凋图》、《步骤营丘》。然方籍籍间，遽以疾亡，闻者惜之。

郭铁子，太原榆次人。学李成。善锻铁作方响，故号为“铁子”。

老成，州临人。熙丰间工杂画，尤长山水。其性沉静，终日兀坐，似不能言者。笔法谨细，如其为人。年八十而终。

李希成，华州人。慕李成，遂命名。初入图画院，能自晦以防忌嫉。比已补官，始出所长，众虽睥睨，无及矣。

田和，陕人。学李成，意韵深远，笔墨精简，熙丰间罕能及者。

蒙亨，华州人。初为僧，兵火后偶其兄从军，遂置军中。屯绵州，学其乡人宁涛，得典刑也。

李唐，河阳人。乱离后至临安，年已八十。光尧极喜其山水。

战德淳，本画院人，因试《蝴蝶梦中家万里》题，画《苏武牧羊假寐》，以见万里意，遂魁。能着色山，人物甚小，青衫白裤，乌巾黄履，不遗毫发。又作红花绿柳，清江碧岫，一扇之间，动有十里光景，真可爱也。

和成忠，京西人，宣和待诏，不记名，成忠其官也。学李成，笔墨温润。病在烟云太多尔。

刘仲先，成都人，善山水。照觉方丈僧堂内外皆仲先笔，时年七十矣，今存。

潇湘刘坚，颇柔媚，师范宽，楼阁人物，种种皆工。多作小图，无豪放之气。

郝孝隆，太原人，师李成。今成都信相寺有所画四壁，可观。

李觉，京师人，字民先，自号方平九友。能书、能琴、能占。尝为明节皇后阁掌笈，后流落于广州。长于山水，每被酒，则绷素于壁，以墨泼之，随而成象，曲尽自然之态。

#### ○花竹翎毛

尹白，汴人，专工墨花。坡尝赋之云：“花心起墨晕，春色散毫端。”

刘常，江南人。所作花气格清秀，有生意，在赵昌、王友上。

张涇，不知何处人。米元章称其翎毛、芦雁不俗。

陈常，江南人。以飞白笔作树石，有清逸意。折枝花亦有逸气，一株以色乱点花头，意欲夺造物，本朝妙工也。

张希颜，汉州人，初名适。大观初，累进所画花，得旨粗似可采，特补将仕郎、画学谕。希颜始师昌，后到京师，稍变，从院体。得蜀州推官以归。不胜士大夫之求，多令任源代作，故复似昌。

任源，汉州人。少隶军籍。从希颜久，尽得其法。

费道宁，怀安人。善画花，多作交枝，此赵昌有笔格。

杨宠，成都人，善画花，可亚费道宁。

杨祁，彭州崇宁人。善花竹翎毛，有《百禽帐》。又画《笼鸡》如生，昭觉寺超然台旧有《倦翼知还》等壁，今不复存。

李猷，河内人。长于鹰鹞，精神态度，曲尽其妙。世所作多搏搦狐兔鳧鹭之属，流血淋漓，颇乖好生之意。猷尽反之。尝见其画二鹰坐于枯枝之上，貌甚闲暇，略无鸷猛惨烈之状，而不失英姿劲气，可尚也。

韩若拙，洛人。善作翎毛，每作一禽，自嘴至尾、足，皆有名，而毛羽有数。政、宣间两京推以为绝笔，又能传神。宣和末，应募使高丽，写国王真。会用兵，不畏行。年八十余，死襄阳。

孟应之，不知何许人。入图画院，精于翎毛。尝见其画扇，作秋老海棠

，子著枝已干而不枯，犹带生意，坐一白头翁，生动。

宣亨，京师人，久在画院。承平时入蜀，终普州兵官。精花鸟。初离院时，徽宗留之，亨牢辞而去。既出，当涂命画者甚众，不胜烦劳，颇厌苦之。每云：“上尝戒我勿出，必为措大所殃，今果然也。”

老麻，关中人，熙宁间以花鸟称，非蜀之居礼也。

胡奇，长安人，长于芦雁。何丞相文缜家，有四幅图，可观。

鲍洵，京西人。工花鸟，尤长布景，小景愈工。

鲍洋，洵之弟，真鲁卫也。

卢章，京畿人。久在画院，多画禁中物象，如白杏花、绿萼梅、白鹦鹉，皆其本也。

李端，京师人，偏工梨花、鸽子。多作扇图，极形似。乱离后卒于杭。

刘益，京师人，字益之，以字行。宣和间专与富燮供御画，其自得处，多取内殿珍禽谛玩以为法，不师古本，故多酷似。尤长小景，作莲塘，背风荷叶百余，独一红莲花半开其中，创意可喜也。

富燮，京师人，宣和间与刘益同供御画。布景运思，过于益。

夏奕，不知何地人，工翎毛。双流张庭坚家，有《野鸭》两轴，极精详。作对而皆雄，盖求脱俗也。

田逸民，济南人，长于墨竹，宣和画院人。其所作极美观，多作欹风、冒雪、带雨、含烟之状。

李诞，河间人。多画丛竹、笋、箨、鞭、节，色色毕具，宣和体也。

## ●卷七

### ○畜兽虫鱼

李遵易，不知何郡人。无咎有跋画《鱼图》，甚详。

侯宗古，本画院人。宣和末罢诸艺局，退居于洛。画西京大内大庆殿御屏面升龙，杰作也。

郝七，不知其名，亦画院人。退居于洛，画西京大内大庆殿御屏，皆拿云吐雾龙，比宗古有笔力。

郝章，汾州人，长于人马。河东称“三绝”者，谓路皋橐驰、郝章人马、张远山水也。兵火后居阆州。已八十，每画一人一骑，则白云：“虽老矣，他人亦做不到也。”

陈皋，濮州人，长于番马，颇尽胡态，张勘之甥也。

路皋，并门人。画橐驰，兼长鬼神。每醉则画驰，不过数笔，厂才蜀而成，颇全生意。

龚吉，不知何许人，长于画兔，余人所不及。

吴九州，燕人。善画鹿，穷尽番鹿之态。牛鹿、马鹿、养茸、退角、老嫩之别，无不曲尽其似。

周照，画院人，专画狗。作竹石呆子，殊有生意。作大轴，俗恶不入看。

老侯，泸州合江人，善画猿、鹿，驰名两蜀。兼长花果，颇有生意。

#### ○屋木舟车

赵楼台，不得其名，相州人，卖画中都。屋宇深邃，背阴向阳，不失规矩绳墨也。

郭待诏，赵州人，每以界画自矜。云置方卓，令众工纵横画之，往往不知向背尺度，真所谓良工心独苦也。不记名。

任安，京师人，入画院，工界画。每与山水贺真合手作图轴。一日，安先作横披，当中界楼阁，分布亭榭满中以困真。真只作坡岸于下，上则层峦叠嶂出于屋杪，由是不得困。

刘宗古，京师人。宣和间以待诏官至成忠郎，乱离后归江左。朝廷方寻访车辂式，而宗古进本称旨，除提举车辂院。其画人物，长于成染，不背粉，水墨轻成，但笔墨纤弱耳。

#### ○蔬果药草

陶缜，不知何郡人。荆公有题所画《果示德逢》诗。所作花果，精致可玩。薛志，字子尚，画院出身。长于水墨杂画，然翎毛不逮花果。志不善设色，尝学于刘益，益不肯尽授，以非志所长也。

#### ○小景杂画

马贲，河中人，长于小景。作百雁、百猿、百马、百牛、百羊、百鹿图，虽极繁伙，而位置不乱。本佛像马家，后写生，驰名于元、绍圣间。

周曾，不知何地人，与马贲同时。差高于贲，又长山水。

段吉先，不知何地人。无咎有题其小景三绝。

李达，京师人，尤长位置。好作沙汀远岸，含蓄不尽之意，一时妙手也。

刘浩，居华阴，爱作雪驴水磨。故事人物，多布叙景致，意象幽远，笔法轻清也。

杨威，绛州人，工画村田乐。每有贩其画者，威必问所往。若至都下，则告之曰：“汝往画院前易也。”如其言，院中人争出取之，获价必倍。

### ●卷八

#### ○铭心绝品

玉牒赵中大保之（士俾）家：

韩干《马图》、李伯时《并驰小马图》、黄筌《鹤图》、艾宣《荷鸭苇雁图》、范宽《山图》、许道宁《山水图》、崔恣《三雁图》。

玉牒赵（伯兼）节推家：

东丹王《舞胡图》、燕穆之《山林倒影图》、郭熙《泼扑图》。

洛人王朝议国宝（良器）家：

李成《窠石小轴》、范宽《横山小轴》、范宽《秋山》六幅图、伯时《起本马图》。

文元公孙贾通判（公杰）家：

黄筌《鼯捕鼠图》、崔白《雕狐图》、徐崇嗣《荷蓼鹭鸶图》、易元吉《猿鹿扇图》。

眉山宝学程纯老（唐）家：

唐画《诸功臣像图》、李营丘《山水》大轴二图、崔白《翎毛》双幅八图、孙太古《湖滩水石图》。

汝州令狐中奉之子陈古（讽）家：

徐熙《梅花嘉雀图》、钟隐《槎竹瑞鸡图》、江南道士刘真《白梅雀图》、范将军《胡佛图》、徐熙《瓜图》、黄筌《偷仓雀图》、孙太古《焦夫子图》。

河南邵泽民侍郎（溥）家：

徽宗《花鸟百扇图》、董奴子《丛花图》、戴嵩《牛图》、徐熙《荷花鹅图》、李成偃《松图》。

邵太史（博）公济家：

徐熙《牡丹戏鱼图》、阎立本《锁谏图》、李后主《蟹图》、李伯时《嫁小乔图》、李后主《晓竹图》、孙位《松竹图》、孙太古《维摩壁》、卢楞迦《罗汉》十六壁。

成都双流张（）庭坚家：

曹道元模曹弗兴《醉佛林图》、徐熙《牡丹》独幅图、郭恕先《画藁》十图、崔白《禽竹》四图。

河南王朝议乐道（沂）家：

李成《寒林》四幅图、郭熙《山水》双幅图、崔恣《芦雁》六幅图。

中山刘宝贤（瑰）提刑家：

徐熙《娑罗花图》、黄筌《花竹驯雉图》。

文正公孙李（大观）家：

周《虢国夫人图》、范宽《武关雪图》、摩诘、高克明、李成《扇图》。

叔父符宝（叔谊）家：

徽宗皇帝御赐《竹、石、扇图》、黄筌《海棠金鸡图》、李营丘《山水图》、郭熙《山水》双幅图。



河阳李（邦献）士举敷文家：

徽宗皇帝御赐《杂禽图》、徐熙《牡丹丛图》、董源《著色山水图》。

中原王（冠朝）元台制干家：

徽宗皇帝《鸥荷图》、王摩诘《横披山水图》、李成《山水扇图》、东丹王《鞍马图》。

遂宁王（灼）晦叔抚干家：

童仁益《波旬幸佛涅槃图》、崔白《禽竹》双幅图、范琼《佛壁》、张南本《观音壁》、黄筌《鹤壁》、孙太古《列星壁》。

遂宁客镇张（衍）知县家：

吴道子《三教图》、厉归真《百牛图》、孙太古《十一曜图》。

阿阳陈（古）与权安抚家：

黄筌《牡丹驯狸图》、黄筌《雪梅冻雀图》、纪真《山水图》、马贲《百雁、百猿图》、徐高《盘鱼图》。

绵州李（廉夫）德隅知郡家：

徽宗皇帝《着色横山图》、郭熙《横山图》。

开封尹盛《章》季文家：

徽宗皇帝《风竹鸕鹚喜鹊图》、顾恺之《三教图》、戴篙《牛图》、崔白双幅《禽竹图》、范宽《四时山水图》。

宣献公孙宋（艾）去病家：

赵昌《丛萱月季图》。

太常少卿何（麒）子应家：

吴道子《白衣观音图》、韩《牛图》、张南本《勘书图》、黄居寀《雀跃图》、唐希雅《风竹惊禽图》、巨然《四时横山图》、徐熙《梨桃折枝图》、崔白《鸳鸯蒲荷图》、李成四幅《林石图》、张勘八幅《蕃马图》。

中原卫（昂）师房知县家：

赵邈卓《伏石眠虎图》、徐熙《梅菊萱荷杂禽图》、包鼎《双虎图》。

成都王（）茂先大夫家：

黄筌《秋山图》、勾龙爽野老《移居图》、文湖州杂画《鸟兽草木横披图》、赵昌《鸡冠花图》。

广都宇文（时中）季蒙龙图家：

徽宗皇帝《水墨花禽图》、王维《雪山图》、杜措《佛图》、董奴子《鸡冠花图》、李伯时《高僧图》、又嘶展《二马图》、又明皇《八马图》、又水晶宫《明月馆图》、又退之《见大颠图》、江贯道《飞泉怪石图》、又《江居图》。

成都郭（勉中）敦一承议家：

勾龙爽宋钩《去兽图》。

汉州何（耕）道夫类元家：

卢楞伽小本《十六罗汉图》。

范荣公孙（淑）忠甫家：

黄筌《竹雀图》、赵昌《折枝桃图》、王维《雪竹图》、马贲《雁图》。

双流赵（延）修仲知县家：

黄筌《竹雀图》、又《芦鸭图》、孙太古《列宿像图》。

双流王（亨）子中县尉家：

黄筌《竹鹤壁》。

双流宇文（子震）子友主簿家：

黄筌《花竹、禽兔图》。

达守时（时宏）广叔家：

艾宣《棘鹑图》、徐高《鱼图》、王友折李《草虫图》。

成都吕给事（陶）元钧家：

东坡《竹石枯槎图》、湖州六幅《槎竹图》、易元吉纸本《猿獬图》。

燕穆之龙图曾孙（兴祖）知县家：

龙图公《忍事故灾星图》、又《山水横幅图》、又《寒林横幅图》、又《鹭鸶图》、又《散马横披图》、又《墨竹图》。

蜀僧智永房：

吴道子《慈氏菩萨图》、范琼正《坐佛图》、惠崇《卧雪图》。

广安黎（希声）博士孙（邦基）家：

黄筌《竹鹤、竹雀图》、范宽《四时山水图》。

广安姚（宾）观国通判家：

许道宁《四时山水图》、范宽《四时山水图》、易元吉《猴犬图》。

右前所载图轴，皆千之百，百之十，十之一中之所择也。若尽载平日所见，必成两牛腰矣。然不载者皆米元章所谓“惭惶杀人之物”，何足以铭诸心哉？

## ●卷九杂说

### ○论远

画者，文之极也。故古今之人，颇多著意。张彦远所次历代画人，冠裳太半。唐则少陵题咏，曲尽形容；昌黎作记，不遗毫发；本朝文忠欧公、三苏父子、两晁兄弟、山谷、后山、宛丘、淮海、月岩，以至漫仕、龙眠，或评品精高，或挥染超拔。然则画者，岂独艺之云乎？难者以为自古文人，何止数公

？有不能，且不好者，将应之曰：“其为人也多文，虽有不晓画者寡矣；其为人也无文，虽有晓画者寡矣。”

画之为用大矣。盈天地之间者万物，悉皆含毫运思，曲尽其态，而所以能曲尽者，止一法耳。一者何也？曰：“传神而已矣！”世徒知人之有神，而不知物之有神，此若虚深鄙众工，谓：“虽曰画而非画者，盖止能传其形，不能传其神也。”故画法以气韵生动为第一，而若虚独归于“轩冕”、“岩穴”，有以哉。

自昔鉴赏家分品有三，曰神、曰妙、曰能。独唐朱景真撰《唐贤画录》，三品之外，更增逸品。其后黄休复作《益州名画记》，乃以逸为先，而神、妙、能次之。景真虽云：“逸格不拘常法，用表贤愚。然逸之高，岂得附于三品之末？”未若休复首推之为当也。至徽宗皇帝，专尚法度，乃以神、逸、妙、能为次。

予尝取唐、宋两朝名臣文集，凡图画纪咏，考究无遗。故于群公，略能察其鉴别。独山谷最为精严；元章心眼高妙，而立论有过中处；少陵、东坡两翁，虽注意不专，而天机本高，一语之确，有不期合而自合者。杜云：“妙绝动宫墙，则壁传人物，须动字始能了。请公放笔为直干，则千丈之姿，于用笔之际，非放字亦不能办。”至东坡又曲尽其理，如始知真放本细微，不比狂华生客慧。当其下笔风雨快，笔所未到气已吞，非前身顾、陆，安能道此等语耶？

予作此录，独推高、雅二门，余则不苦立褒贬，盖见者方可下语，闻者岂可轻议？尝考郭若虚《论成都应天孙位》，景朴天王曰：“二艺争锋，一时壮观。倾城士庶，看之阗噎。”予尝按图熟观其下，则知朴务变怪以效位。正如杜默之诗：“学卢仝马异也。”若虚未尝入蜀，徒因所闻，妄意比方，岂为欧阳<sup>あ</sup>之误耶？然有可恕者。尚注辛显之论，谓“朴不及位远甚”，盖亦以传为疑也。此予所以少立褒贬。

郭若虚所载，往往遗略。如江南之王凝花鸟，润州僧修范湖石，道士刘贞白松石、梅雀，蜀之童祥，许中正人物、仙佛，丘仁庆花，王延嗣鬼神，皆名笔也。俱是熙宁以前人物。

山水家画雪景多俗，尝见营丘所作《雪图》，峰峦林屋，皆以淡墨为之，而水天空处，全用粉填，亦一奇也。予每以告画人，不愕然而惊，则莞尔而笑，足以见后学者之凡下也。

李营丘，多才足学之士也。少有大志，屡举不第，竟无所成，故放意于画。其所作寒林多在岩穴中，裁札俱露，以兴君子之在野也。自余窠植，尽生于平地，亦以与小人在位，其意微矣。宇文龙图季蒙云：“宣和御府曝书，屡尝预观，李成大小山水无数轴。今臣庶之家，各自谓其所藏山水为李成，吾不信

也。”

画之六法，难于兼全，独唐吴道子，本朝李伯时始能兼之耳。然吴笔豪放，不限长壁大轴，出奇无穷。伯时痛自裁损，只于澄心纸上运奇布巧，未见其大手笔。非不能也，盖实矫之，恐其或近众工之事。

米元章云：“伯时病臂三年，予始画。虽似推避伯时，然自谓学顾高古，不使一笔入吴生。专为古忠贤像，其木强之气，亦不容立伯时下矣。鸟兽草木之赋状也，其在五方，自各不同。而观画者独以其方所见，论难形似之不同，以为或小或大，或长或短，或丰或瘠，互相讥笑，以为口实，非善观者也。”

蜀虽僻远，而画手独多于四方。李方叔载德隅斋画，而蜀笔居半。德麟，贵公子也。蓄画至数十函，皆留京师，所载止襄阳随轩绝品，多已如此。蜀学其盛矣哉！

画之逸格，至孙位极矣，后人往往益为狂肆。石恪、孙太古犹之可也，然未免乎粗鄙。至贯休、云子辈，则又无所忌惮者也。意欲高而未尝不卑，实斯人之徒欤。

蜀之罗汉虽多，最称卢楞伽，其次杜措、丘文播兄弟耳。楞伽所作多定本，止坐、立两样。至于侍卫、供献、花石、松竹、羽毛之属，悉皆无之，不足观。杜、丘虽各有此，而笔意不甚清高，俱愧长沙之武也。

旧说杨惠之与吴道子同师，道子学成，惠之耻与齐名，转而为塑，皆为天下第一。故中原多惠之塑山水壁。郭熙见之，又出新意。遂令圻者不用泥掌，止以手枪泥于壁，或凹或凸，俱所不问。干则以墨随其形迹，晕成峰峦林壑，加之楼阁、人物之属，宛然天成，谓之“影壁”。其后作者甚盛，此宋复古张素败壁之余意也。

大抵收藏古画，往往不对，或断缣片纸，皆可珍惜。而又高人达士，耻于对者，十中八九。而俗眼遂以不成器目之，夫岂知古画至今，多至五百年，少至二三十年，那得复有完物？断金碎玉，俱可宝也。

荣辑子邕，酷好图画。务广藏蓄，每三伏中曝之，各以其类，循次开展，遍满其家。每一种日日更换，旬日始了，好事家鲜其比也。闻之故老曰：“承平时有一不肖子，质画一匣于人家。凡十余图，每图止各有其半，或横或竖，当中分剪，如维山、戴特、徐熙芙蓉桃花、崔白翎毛，无一全者。盖其家兄弟不义之甚，凡物皆如是分之，以为不如此，则不平也。诚可伤叹！”

### ●卷十杂说

#### ○论近

徽宗建龙德宫成，命待诏图画宫中屏壁，皆极一时之选。上来幸，一无所

称，独顾壶中殿前柱廊夕眼斜枝月季花。问画者为谁，实少年新进，上喜赐绯，褒锡甚宠。皆莫测其故，近侍尝请于上，上曰：“月季鲜有能画者，盖四时、朝暮、花、蕊、叶皆不同。此作春时日中者，无毫发差，故厚赏之。”

宣和殿前植荔枝，既结实，喜动天颜。偶孔雀在其下，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。各极其思，华彩烂然，但孔雀欲升藤墩，先举右脚。上曰：“未也。”众史愕然莫测。后数日，再呼问之，不知所对。则降旨曰：“孔雀升高，必先举左。”众史骇服。

宣和殿御阁，有展子虔《四载图》，最为高品。上每爱玩，或终日不舍，但恨止有三图，其《水行》一图，特补遗耳。一日，中使至洛，忽闻洛中故家有之，亟告留守求观。既见，则愕曰：“御阁中正欠此一图。”登时进入。所谓“天生神圣物，必有会合时也”。

闻之薛志曰：“明达皇后阁初成，左廊有刘益所画《百猿》。后志于右画《百鹤》以对之，举动各无相犯，颇称上旨，赏赉十倍也。”

政和间，每御画扇，则六宫诸邸，竞皆临仿，一样或至数百本。其间贵近，往往有求御宝者。

先大夫在枢府日，有旨赐第于龙津桥侧。先君侍郎作提举官，仍遣中使监修。比背画壁，皆院人所作翎毛、花、竹及家庆图之类。一日，先君就视之，见背工以旧绢山水揩拭几案，取观，乃郭熙笔也。问其所自，则云不知。又问中使，乃云：“此出内藏库退材所也。”昔神宗好熙笔，一殿专背熙作，上即位后，易以古图。退入库中者，不止此耳。先君云：“幸奏知，若只得此退画足矣。”明日，有旨尽赐，且命至第中，故第中屋壁，无非郭画。诚千载之会也。

政和间，有外宅宗室，不记名，多蓄珍图。往往王公贵人令其别识，于是遂与常卖交通。凡有奇迹，必用诡计勾致其家，即时临摹，易其真者，其主莫能别也。复以真本厚价易之，至有循环三四者，故当时号曰“便宜三”。

勾处士，不记其名，在宣和间，鉴赏第一，眷宠甚厚。凡四方所进，必令定品。欲命以官，谢而不为，止赐“处士”之号，令待诏画院。

画院界作最工，专以新意相尚。尝见一轴，甚可爱玩。画一殿廊，金碧晃耀，朱门半开，一宫女露半身于户外，以箕贮果皮作弃掷状。如鸭脚、荔枝、胡桃、榧、栗、榛、芡之属，一一可辨，各不相因。笔墨精微，有如此者！

祖宗旧制，凡待诏出身者，止有六种，如模勒、书丹、装背、界作、种飞白笔、描画栏界是也。徽宗虽好画如此，然不欲以好玩辄假名器，故画院得官者，止依仿旧制，以六种之名而命之，足以见圣意之所在也。

本朝旧制，凡以艺进者，虽服绯紫，不得佩鱼。政、宣间独许书画院出职

人佩鱼，此异数也。又诸待诏每立班，则画院为首，书院次之，如琴院、棋、玉、百工，皆在下。又画院听诸生习学，凡系籍者，每有过犯，止许罚直，其罪重者，亦听奏裁。又他局工匠，日支钱谓之“食钱”，惟两局则谓之“俸直”，勘旁支給，不以众工待也。睿思殿日命待诏一人能杂画者宿直，以备不测宣唤，他局皆无之也。

图画院，四方召试者源源而来。多有不合而去者，盖一时所尚，专以形似。苟有自得，不免放逸，则谓不合法度。或无师承，故所作止众工之事，不能高也。

凡取画院人，不专以笔法，往往以人物为先。盖召对不时，恐被顾问，故刘益以病赘异常，虽供御画，而未尝得见，终身为恨也。

高丽松扇，如节板状，其土人云：“非松也，乃水柳木之皮。”故柔膩可爱。其纹酷似松柏，故谓之“松扇。”东坡谓高丽白松：“理直而疏，折以为扇，如蜀中织棕榈心，盖水柳也。”又有用纸而以琴光竹为柄，如市井中所制摺叠扇者。但精致非中国可及，展之广尺三四，合之止两指许。所画多作士女乘车、跨马、踏青、拾翠之状，又以金银屑饰地面。及作星汉、星月、人物，粗有形似，以其来远，磨擦故也。其所染青绿奇甚，与中国不同，专以空青、海绿为之。近年所作，尤为精巧，亦有以绢素为团扇，特柄长数尺为异耳。山谷题之云：“会稽内史三韩扇，分送黄门画省中。海外人烟来眼界，全胜博物注鱼虫。苹汀游女能骑马，传道蛾眉画不如。宝扇真成集阵隼，史臣今得杀青书。”

倭扇，以松板两指许砌叠，亦如摺叠扇者。其柄以铜钱环子，黄丝绦，甚精妙。板上罨画山川人物、松竹花草，亦可喜。竹山尉王公轩惠恭后家，尝作明州舶官，得两柄。

西天中印度那兰陀寺僧，多画佛及菩萨、罗汉像，以西天布为之。其佛相好与中国人异，眼目稍大，口耳俱怪，以带挂右肩，裸袒坐立而已。先施五藏于画背，乃涂五彩于画面，以金或朱红作地，谓牛皮胶为触，故用桃胶，合柳枝水，甚坚渍，中国不得其诀也。邵太史知黎州，尝有僧自西天来，就公廨令画释迦，今茶马司有十六罗汉。